

從人類本性窺察共產主義

趙爾謙

一

自從國共分家政府清黨以后，共產黨即盤據江西，以爲發施號令赤化中原之張本；其后中央廢時數載，勞師百萬，實施堅壁清野堡壘重圍政策，始令其退出江西。其后共黨流離道路，奔走馳驅，由贛而湘，由湘而黔，由黔而蜀，由蜀而陝，跨越數千里，今日以在山西聞矣。共產黨在今日之中國，因政治上經濟上種種特殊關係，雖未日益坐大，然欲其完全消滅，尙需相當之時日和努力。論者謂對共政策當以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爲下手方針；當此國難嚴重時期，全國戮力同心，一致對外，尙恐無濟於事，而共黨在政治上作梗，實於國家有百害而無一利，張東蓀先生曾爲一文『評共產黨宣言並論全國大合作』，勸告左右兩派，捐除政治上之歧見，而促成全國大合作；在此一髮千

鈞之頃，張君之言，誠懇勇敢，忠於謀國，謂爲空谷足音，似未爲過。數月以來，空氣沉悶，中日問題，絕無解決之希望，努力國事者，幾無一下手處，愛護國家者更不知從何處愛護；青年之熱忱激憤者，其思想往往流於左傾，以爲宜洩出氣之方；負責之領袖，處此非常時期，往往不能指導青年，納於正軌，利用其愛國真忱，發揮其正當情緒，使之奮發有爲，絕對犧牲，爲國努力，此誠國家之不幸也。顧共產主義可以救中國乎？吾恐救之彌堅而陷之於絕境之彌深也！今日蘇俄治下之外蒙古，非中國尺寸不可割讓之領土乎？蘇俄勢力所在之新疆，非中國之錦繡山河乎？吾以爲赤色帝國主義，白色帝國主義，或黃色帝國主義，不問其所標榜者爲何，或爲王道主義，或爲不侵略主義，或爲體恤弱小民族主義，均非真心愛我，中國惟有真心自愛，惟有『自力』始足以『更生』也。共產主義在政治

實施方面之不足以救中國，事實雄辯，已瞭如指掌；但中國共產黨之「理想蘇維埃」，欲置中國於蘇俄統治下乎？抑欲中國成一獨立蘇維埃乎？兩者必居一於是，但蘇維埃之性質為世界的，中國其將為蘇俄之屬國乎？中國共產黨內之真象，吾人知之不詳，蘇俄人士知之甚諗，關於中國蘇維埃之書籍，莫斯科方面出版日多，此丁文江先生旅俄時之觀察，曾有詳細說明，載在書報；但從國內報章所得，似乎中國共黨之政策與手段，與蘇俄已有歧異，而蘇俄之共產主義，已非列寧當日之原本矣，此點將於下文言之。共產主義經緯萬端，於政治，社會，經濟，有密切關係，非研究專籍，不足以盡其說，非為文成書，不足以有所論列；茲所欲言者，既非政治的共產主義，亦非欲統論共產主義的體系；筆者以為不問任何學說，苟欲其在政治上施行不敝，當以適合人生與人類本性不相衝突為主，否則雖陳義甚高，亦無裨於實際。共產主義果適合於人類本性乎？從本性方面觀察共產主義，不過為此政治哲學之一斑，範圍既狹，則討論較易，略加說明，亦足為讀者參攷之一助。

二

希臘哲人柏拉圖曾在其理想的「共和國」中，發表政治意見，以為國家政治應由哲人主持，國家權利超於一切，不獨個人幸福，不能超過國家利益，即前者之生命財產與自由，國家亦有權處置；故兒童成為國有，婦女認為公有；馬克思列寧認為奇貨可居之共產主義，曾發榮滋長於二十世紀，不意在兩千四百年以前，已萌芽於哲人之抽象思想中矣；柏氏在政治上屢遭失敗，曾被囑為奴，且其思想為純理想的，不足以施諸實行。共產主義與人類本性及自然律發生極大關係，主張物產及土地公有，鼓勵婚姻極端自由，因而取消家庭制度，收兒童為國有，并操其教育之權，因此國家有無上權能，人民乃成為機械的工具；凡此種種，果與自然律相容而適合人類本性乎？下文將次第論之。筆者之意，非謂共產主義之不可實行，但尚未達到理想之時期，人類一般的進步，亦未至於盡善盡美之地位；書至此處，憶及前在比國，曾見一著名共產黨人投刺參觀瑪萊德梭之聖本篤修道院，小住一日，感到愉快，堅稱共產主義之將來，定能使人民安樂，各盡其力，各食其力

，一如聖保祿所云不工者不食，并謂普通人士何嘗不能接受修士生活，不過人民在共黨治下之最后目的爲國家，而修士之至善爲天主耳。衆人聞此樂觀的似是而非之議論，相與一笑而罷！

共產主義否認物產私有權，從抽象與實際方面觀察，均覺其與人性相反，且不能補充自然律之意義，故終無實行之可能。吾人一切財富，經最後解剖，均無疑地爲自然所給與，自然之於吾人，固一體同仁，不分軒輊；故在物產所有權未成立以前，一切財富，均屬共有，但當解釋之爲消極的共有（Negatively Common），不當如共產主義解釋之爲積極的共有（Positively Common）也；自然界予人類以取得財富之機會，而私有物產權之樹立，實由於各個人之努力與工作，財富可以辛苦勤勞而獲之，不能守株待兔而得之；顧各個人之聰明才能之互異，實與生以俱來，決不能因人類本性在抽象上（可爲理智動物）之一致，遂誤解爲實際上之一致；從本體（Essence）方面觀察，人之所以爲人，固無有不同者，從屬性（Accidents）方面體會，則人人互異，職是之故，自然給予的機會均等，而人類克服自然的方法，各有巧拙之不同，實以與生俱

來之本能各異爲之梗也；欲取消私有財產制度，企望貧富均等，階級泯滅，適如治理亂絲，不以適宜方法處理之，而欲抽刀斷之，愈見其不可，而於事實毫無補救也。財富共有，本非自然律之誡命，而爲其所欲討論之一點；至於財富私有制度，乃依據風俗，習慣，人性，漸次的成立而終得法律上之承認與保護，非與自然律相衝突，乃補充其不足者也。

人類本能上之差別及其怠惰勤勉之分，一如新經上『金錠之喻』吾人借此事實，以說明人類性能有自然的差異，縱使人人機會均等，各有相當財富，經過若干歲月，結果又不免差異，其故安在，請畢誦吾主耶穌之言：

又如人出遠遊者。召其僕夫，付以其資。一授以金錠五。又一以二。又一以一。各因其才而已。已遂長往。其受五錠。乃去致力於是。而別贏五錠焉。其受二錠者亦然。別贏其二。惟受一錠者。則去穿地窖。藏其主人之錫焉。許久時候。衆僕之主上言歸。令上薄計。於是嘗受五錠者。別獻五錠而前曰。主嘗授我五錠。今我又別贏其五焉。其主語之曰。俞。可哉。僕夫。善且忠哉。因爾忠於其少者。我將任爾以其

多者矣。來享爾主之歡樂也。其曾受二鋌者。亦前席言曰。主以二鋌與我。今此二鋌。是所羨息也。其主上語之曰。俞。可哉。僕夫。善日忠哉。緣於少少者。汝克盡忠。將於多多者。我建置汝也。來與爾主宴樂哉。惟受一鋌者。乃進言曰。主君。我知爾為人剛忍。於所未種而思穫。於所未播而思歛。我恐懼以往。而藏汝鋌於地。茲爾盡有汝之故物焉。其主上答之曰。呼。僕夫。惡而懶。汝既知我穫於所弗種。歛於所弗播。則爾宜存吾鋌於子金家。俾我歸來。果獲吾物。兼子金也。爾曹可奪彼鋌。以與有十鋌者。蓋凡有者予之。而有餘裕。彼無者。將併其自視為有者。亦奪之矣。無用之僕。可標儲方外冥昏所。於焉啼泗齒戰已耳。（新史合編直講卷十五七十二頁瑪貳伍，十四至三十）。

私有財產制度與人類本性發生密切不可分離之關係，至少有五種理由，可以擁護私產制之存在。（一）自然律固當令人類妥善地保存其生命，因此為人生最可寶貴之事。難者曰，在共產制度下，生命之保存，豈不更安全而有保障乎？但個人之存在，從時間上說，從本性上說，（

In time and in nature）均在社會與國家未形成以前。保存生命需要私有財產，乃個人之特權，其淵源遠出於自然律，非人為的法律和國家所得越俎代謀，共產國家之人為的法律，宣稱私有財產為不法，匪特與一切法律來源之自然律矛盾，抑且與人類之本性相衝突矣。（二）人類有許多自然的義務（Natural Duties），當善盡之，例如教育子女，贍養家庭，非在私有財產制下，決不足以善盡其義務；且此類義務之存在，亦遠在國家和社會形成之前；在共產制度下，不但自然義務之不能完成，并且此等義務之對象（家庭毀滅，子女國有）早已喪失，此種現象，與人類之本性，相反孰甚。（三）為發展個人本能，修養德行，提倡藝術與文化事業，非藉私有財產制度為興奮劑，不足以資鼓勵，以言進步。（四）私有財產權之建立，為人類勞動和工作之結果。人類既為理智動物，可以克服自然，而自然財富乃為人類智慧才能所佔領，前後遂完全變態，金銀出於礦山，煤鐵現於地上，此皆各個人勞力工作之結果，人類智慧才能之力量，既及於物產，遂與之結不解緣而莫能分離，故物品因才智而完成，財富因勞力而獲得，均表示工作者之成績與人格，故私有財產之不能廢除，

以其具有人格外延性 (Extension of Personality)，非

剝削淨盡矣。

三

終日無所事事者所能攘奪，所可不勞而獲，吾人尊重工作，輒曰勞工神聖，正爲尊重工作者之人格，果不尊重私產而共有，豈非侮辱勞動者之人格耶！擁護私產制度之論證，當指出勞動工作之結果爲私有，實非喊叫共產所能濟事也。勞蒂 (Lortie) 嘗謂農夫得地，四季耕耘，遂致土質肥美，收穫日增；田之價值與農夫之努力成正比例，假使此田一旦充公，則勞農之血汗，盡被犧牲；吾人尊重其所有權及其工作，因在兩者間，看出農人自由意志的表現，及其本性的點滴。故私有財產者，不獨爲人格之外展，抑且爲人格之繼續與綿延，遺產制度存在之理由，其在斯乎。

(五) 最後吾人謂共產制度斲喪人類自由，支配工作，供給生活需要，均未能顧及個人之嗜好及傾向，人類成爲『活機器』，從少至老，依賴國家而生活，依賴國家而工作，自尊自重，勇敢，進取，創造，之精神，均喪失而無餘，非在經濟奴隸制度 (Economic Serfdom) 下生活，卽當餓斃，而於生活方式工作種類之選擇自由權，已被國家

取消私有財產制度，爲家庭生活與兒童教育之致命傷

，共產制度具有連環的破壞性，實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概。茲先論婚姻制度，次則探討兒童問題。婚姻之首要與自然之目的，爲組織家庭社會，實爲國家與社會形成之基本，其次則生育子女而教育之，爲國家培養人材，爲種族保存元氣，故教宗良第十三曾謂：家庭者，文明社會之搖籃也，國家盛衰興亡之運命，與家庭之良否，有莫大關係。而一夫一妻之結合，有雙重目的，一爲生育兒女而施以庭訓，次爲開始新生活，互相輔助互相友愛的家庭新生活。共產主義則提倡男女自由結合，鼓勵離婚，宣傳打胎爲合法；一九二七年莫斯科城公布合法打胎數目爲四萬零一件，其他私自打胎之數目當更可驚人；一九三一年蘇俄中央委員會檢查年齡在十六歲以下之女生五萬三千名，中有百

分之八十八，已非處女，男女青年之不貞潔，於此可見一斑。凡此種種，均為駭人聽聞之事實，道德家幾不欲置信，然人間地獄，確為現實，其於自然律相衝突，摧殘人類本性為何如乎？至於離婚之在蘇俄，實屬家常便飯，欲明瞭離婚之慘劇，請細味教宗良之言：離婚誠屬慘劇，因此而發生之罪惡，真是筆難盡述：婚約因此無效，夫婦間之友愛，從此摧殘；離婚后之男女生活，不能如前此貞潔；子女之家庭訓育與教養，因此受莫大損失；完整之家庭，從此破碎；婦德之尊嚴減低，婦女時時有被擯棄之危險，或為男子行樂之工具。離婚是道德墮落之現象，為敗壞邦家之最大權威，蝕耗社會組織之最大仇敵，謂為萬惡之源，決非過甚。

四

共產主義欲置兒童於國家的直接管理以下，不惜採取

種種毒辣方法，例如取消家庭生活，主張男女自由結合，以期目的之達到；現在討論焦點，為兒童教育權究當誰屬？父母乎？抑國家乎？生育子女而教養之，為婚姻自然目的之一，父母苟不盡此本性上之職務，則呱呱墮地之嬰孩，將無所付託，誰復體貼入微，精心撫育如其親生之嚴父慈母乎？法蘭西文人波爾岩（Paul Bourget）謂父母握有教育子女之權，此點為家庭存在之基本條件，亦為父母權威之所寄。且也，從本性上說，從時間上說，家庭之存在，確在國家形成之先，父母對於子女所有之權利與義務，淵源於自然律，實非國家所賦予，故家庭至少有優先權利以教育其子女，苟不能善盡其職，然後國家乃得參與；子女之於父母，本屬一體，入世以後，對於父母的人性，更有發展與延續之傾向；子女之成為社會份子國家公民，並非直接地專恃一己之力，實憑藉一己所由出之家庭，故父母對於子女從本性所產生的權利與義務，非國家所能攘奪所得攫取，實屬昭然。

五

人類依據自然的要求和實際上的需要，由個人而組成家庭，由家庭而社會，由社會而國家，蓋合羣而居，通力合作，則各個人之最後目的易達；故國家之形成，具有目的，事非偶然，人類非僅為理智動物，亞里士多德且稱之為政治的動物也（*Man is a Political animal*）。國家之功用，不僅保護人民，使之容易完成最後目的，即物質與精神兩方面的幸福，亦不容漠視；故國家之善，即各個人之善，國家之福利，亦即各個人之福利，國家以人民為對象，目的不能兩歧；國家之於人民，猶慈母之於子女，負有法律上道德上之責任，保護其不可侵犯不可割讓之自然權利，例如自由，生命，信仰，婚姻，私有財產，教育子女等權利，尤當尊重各個人之人格，從此可知國家為人民而存在，人民決非為國家而存在也。共產主義的政治哲學，忘却個人之存在，先於國家之形成，以為國家有無上權威

，政權高於一切，人民意志，在所弗計，絕對的專制，即人民之自然權利，全部犧牲，亦非所恤，試問國家之目的究何所寄，豈非與人類本性，大相衝突乎？

六

上述諸點，均為共產主義中之與人類本性相抵觸，與自然律之不相容者，故特提出加以檢討，固本乎公教立場，而尤注重從理智方面討論，蓋理智為人類所共有，以真理為目的，甲之所謂真理，果具有確實性，乙或不以為非也。共產問題乃最嚴重最複雜最不易處理之問題；蘇俄名曰共產，讀最近情報，日見其國策之轉變，赤化世界之聲浪，久已銷聲匿跡，私有財產制度，逐漸恢復，離婚不似從前之易得，撫育離婚父母之兒童，國家已厭惡之而欲卸其責任；至於中國共黨情形，梁實秋在「如何對付共產黨」一文中，有以下之說明：「共產黨在中國之所以能為大患，其遠因是由於國困民窮，其近因是由於國民黨在民國

十三年改組時「容共組織」那一幕：從那時起共產黨纔如虎附翼一般橫行起來。國民黨「反共」之後，至今將近十年，傾全力以剿共，到現在還沒有肅清，並且時強時弛，

成爲國內治安上一大禍患。吾人之所言爲理論的，在理論上，共產主義確與人類本性對立，至於如何解決此困難問題，則責在執政之諸公。



解決勞資間衝突的正當途徑

方志靜

在經濟不景氣的雰圍中，許多社會學者，想着種種辦法，想着爲經濟打出一條出路，於是種種學說便繼踵而至，什麼社會主義，什麼共產主義等；可是這些方案，試驗了多年，終未曾得睹成功，未能給經濟找出坦途；反之，却治絲愈勢地倒在社會問題上添了許多煩難，尤其在勞資間引起了許多衝突，在牠們倆中間——勞資——劃了一道鴻溝，彼此隔膜愈深；這是爲了什麼原因？無非是因爲這些方案，不是正對社會病而下的，所以吃下去，不見什麼功效。爲醫治現社會的病，我相信，只有一本人性所要求之和平主義而後可。人的本性，孰不酷愛和平，而反對鬥爭，然社會主義者，却只站在物史的觀點上，在社會播種些鬥爭的種子，創什麼階級鬥爭的說話，這些並無醫治社

會病的可能。然欲獲得和平，須走和平坦途，而和平坦途，則以公教教義而指示於人類彼此相互間的權利義務，如何分配，如何担負，以下我就把當今公教元首所有對於此問題的辦法，略爲介紹，以爲欲解決我國現社會問題的學者的參考。

二

當今教宗，確是一位運動世界和平的大教宗，這是人所洞悉的。在他各種通牒勅書中，莫不揭曉這和平二字。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二日，即他加冕之九週紀念日，曾廣播電音，向全球演講曰：「天主受享榮福於天，良人受享太平於地。……余所負者，乃耶穌代牧之職任；而耶穌曾降世，特與遠近人民傳佈平安之福音，使上天下地之一切，因其十字聖架之寶血，共赴平和之中。」

可知人類之真正幸福，就是和平；除掉和平，再無別的事物堪作相當的代價。這個和平，原為耶穌聖血之產生品；而這產生品，獨付於聖教會；惟獨聖教會，有其所有權；當由聖教會，廣播大地人民；故非現代所謂教育文化科學之所能產生這和平。這個和平，是良人之專享物，而犯罪惡者，斷不能染指於其間，這個和平，無分富貴貧賤階級，舉凡良人，一例享受。

要知道這和平的界說，可聽公教大聖師奧斯定之言曰：「和平是秩序的固定，」這個定義，極為中肯。蓋宇宙一切事物，都有天主預定的秩序；所謂秩序者，即事物之調諧的佈置是也。一事一物，皆有其調諧的佈置，即所謂秩序；而秩序之固定不亂，即所謂和平。

這個秩序，由精神上觀察之，就是倫理生活的系統和紀律；由物質上觀察之，就是經濟生活系統和紀律；而這兩大秩序，包括個人，家庭，社會，國家，與夫國際之一切生活，以和平融洽之，鞏固之，則人類之幸福，可以實現於全球，以副聖父祝禱遠近人民之真摯。

誠然，和平是秩序的固定；然而保障和平之主要物，尤不能不檢出揭發教皇在他「Ubi arcano Dei」通牒內，將

這和平的保障，和盤托出。渠曰：「余之天職，乃保守公義與愛德。……又曰，夫愛本國本族，設能在聖教規律之內，原為各種美德及偉大事業之原始；否則，出乎公義正軌之外，即為不公不義諸罪之根。……因公義足以興國，而罪惡正使弱邦。……由斯觀之，耶穌的真和平，不宜離開義德之正軌。」閱此通牒後，吾人就可明瞭公義與博愛，實為和平之保障；破壞這保障，則無和平之存在，一切道德，倫理，教育，文化之建築，與夫愛國運動，國際運動，及種種經濟問題，莫不以公義博愛為基礎；而所謂聖經原則者，即此是也；世間諸般喪失和平之不景氣的現象，如強以制弱，眾以暴寡，演成國際鏖戰，以及社會之爭權奪利，誣忠害良，發生社會之一切罪惡，皆由撕毀此聖經原則所致。數年前，吾國沉淪於外患內憂的痛苦環境；加以共黨煽熾，暴動，殺戮，祖國固有之和平，幾以掃地滅迹，幸而羅馬聖座，宣佈和平通牒，頓見和平曙光。敦促中國之主教司鐸，從速組織公教團體，以為運展祖國和平之總機關，以聖經之二大原則——公義與博愛，為運展之基礎標準。

今試言公義與愛德，有何意義；何以為國家和平之基

礎標準？

三

公者何，即天主之公賦於人，以期生活完美之權利也。義者何，即支配外局之需要，以期生活完美之職責也。

前者，所以保存天主賦人之權利，有不相侵犯之神聖莊嚴；例如每人之生命，財產，名節，功勳，他人不得戕奪毀襲；家庭有教育兒女之權利，國家不能強為代庖。……

後者，所以支配應盡之職責，為功過褒貶之所繫：例如兒女有孝父母之義務，而父母有教養兒女之天職；國民須服從政府命令，而政府當衛護國民生產；一切倫理生活，無不囿於公義範圍之內。而由公義所發生之權利與職責，保守之於個人，則無互相侵犯之端；保守之於家庭，則無違敬不孝之舉；保守之於社會，則無爭執涉訟之事；保守之於國家，則無奪位霸權之亂；保守於天下萬國，則無國際弱肉強食之憾。聖保祿致書於羅瑪教友曰：「天主之國，不是飲食，乃是在聖神內之義德，和平，與福樂。」吾主訓衆曰：「先宜尋天國，及其義德。」可知公義確是人倫之基礎，道德之標準，與夫和平之嚮矢矣。

但公義之性質，不過維持各人之權利，各人之職責，不相侵犯而已；對於人生真正和平之幸福，又感闕然。如聖多瑪斯曰：「祇有公義之命令，尤不足保存人類之和平，必須也有愛德。蓋公義之所及，祇能阻止人民不相侵害，而不要求助人之需要。然有時，獨特己力有所不足，必求援於人，方能獲其所需。如甲對乙，公義未要迫其行此義務，於是愛德出而補救之，故愛德是補救公義之所不及，而公義是厲行愛德之所不能。」

這個愛德，是超性的，普遍的，勇而無畏，大而無敵的；蘊藏於聖經之內，淵源於耶穌聖心之中；如耶穌聖心禱文曰：「耶穌聖心，為愛德之烈窩。」吾即所謂博愛是也。

所說是超性的，因為這個愛德，命我們愛天主於萬有之上，亦愛人如己；就是寧願受萬苦萬辱，至死不肯信德，不敢棄絕天主的意思，如聖保祿曰：「但我為認識吾主耶穌之至高尚學問起見，一切都認為妨害的事情，願失去萬物，視為糞土，以得耶穌。」

怎麼是普遍的呢？就是不但要愛親戚恩人，宗兄朋友，和同族同鄉的人，且更當愛讐仇，疏遠，異方殊俗的人

民；如耶穌訓諭民衆曰：「汝曹有聞之曰，愛汝親而恨汝仇，而吾則謂汝曹曰，愛爾仇，其惡爾者，然以恩待之；其凌虐而誣譏爾者，須爲之祝禱。若愛爾者，爾亦愛之，將何功之有耶？豈非吏黨亦能之哉？若獨愛爾兄弟，別無它作，豈非外教人亦爲之哉？」耶穌之意，即汎愛衆人，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怎麼是勇而無畏，大而無敵的呢？就是聖保祿說的「愛德是忍耐的，仁慈的，不嫉妬，不作惡，不自豪，不妄貪，不求己利，不發忿怒，不圖壞事，……忍受一切，信任一切，包庇一切，」這就是博愛的特徵，可知公義與博愛，不單爲運展祖國和平的基楚，亦爲運展環球和平之獨一無二的標準。

四

夫國際之擾攘，如強而凌弱，衆而暴寡，及一切不平的待遇，不平等的條約，都由毀壞這和平的基礎而產生。譬如吾國自有清中葉，以至於今，緣因外交失敗，不平等條約，源源而來；每欲發奮圖強，竟嘆病夫無力，反而變本加厲，釀成種種之侵略之厲階，賠償割地之事實，填

委史乘。繼以內亂煙幕，漫漶朝野，人民塗炭，生機日蹙，而赤禍乘勢橫行，國家垂危，此皆祖國喪失和平之背景。故欲恢復祖國元氣，必先從事於內外和平之運動：欲求內外和平，則當首先要求廢除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此亦不過世間人類最正大光明之要求。然而列強諸國，尤一味孤行，無一出而以表同情。列強所以吝而不予這要求之緣故，就是執迷一種偏見，這種偏見，業爲傳信聖部秘書長薩洛蒂主教揭破了，他對於傳教區之社會問題：La question sociale dans les pays de la mission 講演曰：「一般論理家，拗執一種偏見，謂黃，紅，黑，種之民族，爲白種之低卑階級，應作白種任性使用的工具。然而異種，一如白種然，以很高底聲浪，宣言他們亦有一個自主及不死不滅的靈魂，亦知發揮機智之可能，和欲司之堅強，能到達正義與美善之觀念。」獨有羅馬教皇，身任耶穌之代表，有維持世界公義與博愛之職責，毅然對我表示深刻之同情，登高一呼，世界響應。首唱否認列強以武力侵略中國之高調；首欲中國速脫一切不公平的羈絆；首願各國予中國應有之希望和權利。又訓諭全國教胞，恭敬服從合法政府之制度憲章；並力促公教進行之組織，以聖經原則，即公義

與博愛，闡揚祖國之和平，及其昌盛，則吾人，宜如何羣策羣力，以副此偉大之使命耳。

夫公義與博愛，不特在道德上，為祖國和平的基礎，也為經濟和平的保障。教皇良第十三之 *Rerum novarum* 通牒，與當今教皇之 *quadragesimo anno* 通牒，對於社會經濟生活之改良，所有種種極妥善的方策貢獻，無不以此公義和博愛，作其改良方策的目標。如良教宗曰：「現代社會，不愿意痊愈，就罷了；若想痊愈，非恢復其多教的生活與制度不可。」庇護十一亦曰：「想脫離這種危機，唯一辦法，是重新忠實坦白的接受福音聖訓，必要重新遵守耶穌的誠命。」

五.

吾國今日經濟的恐慌，達於極點；這個極點的恐慌，就是農村破產的實現。須知吾國是農業的國家，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農民，而都市的工商事業，及政治的設施，亦全靠農村供給他的營業。故農村即我國家及民族的生命所繫，關係至鉅；而其破產原因，則極形複雜，譬如一，吾國連年告災，十數省之人民房屋地產，蕩滌乾

淨，嗷鴻遍野，民不聊生。二，人口頻歲加增，食糧連年減少，數十年前之龐大糧田，今則闢為民居。三，各省所有礦產，大都任牠封藏不開。四，國內廣袤荒土，尚未設法墾植。五，千千萬萬的童山，尚未植樹造林。六，國際貿易失敗，中國無年不處入超的地位，而且這入超的數額，又是與年俱增的擴張。七，外匯之款減少，自從民國十二年以來，在外華僑，因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滙款數額，於是逐漸萎縮，這都是農村破產的重要因素。但是最重最大的破產原因，還是從破壞公義與博愛的背景產出來的。茲以歸納而論，不外乎下列各因。

一，稅捐之繁重，稅捐中歸於農民直接負擔者，厥惟田賦，而田賦中之有加無已，使農民負擔至不能負擔者，實為附加稅，而田賦與附加稅之繁重，已重至何種程度，附加稅超過正稅，已至若干倍以上，附加稅之各名目，苛細重複，至何程度，實有不能設想者。例如教育費，公安畝捐，自治畝捐，積穀畝捐。黨部民衆捐，農業改良捐，普教畝捐，保衛團捐，水巡隊經費捐，警察捐，習藝畝捐，教育特捐，戶籍費，師範經費，防務費，區經費，鄉鎮經費，村制費，公益費，開河經費，……名目繁

夥，重疊遞加，變本加厲，罔顧民力。況且有些地方，竟有一年六徵，或預徵至民國八十年以上，或所徵稅款，超過原額十幾倍，苛捐雜稅之多，橫征暴斂之兇，實爲亘古所未聞。

二，地主豪紳以重田租，高利貸，盤剝農民脂膏，地主以己所有之田畝，租給窮苦的佃戶，往往以四六成分配，地主得四成，佃戶得六成，或者地主和佃戶對分之，佃主除應付之地租，利息，工資，肥料及其它一切費用外，倘遇有豐稔底收穫，尙能拮据拮据的勉強應付家庭度日底需要，若遇欠收之年，則每淪落於傾產破家的實現。至於借貸底利息，實在駭人聽聞，往往有「大加」的利息，就是一年期滿，照本加一倍利息，在鄉間借貸之二分利，這還是通常的事，甚至於百分之四五十之利息，亦時有所聞的；這種高利貸的剝削，豈非鄉村農民直接受之乎？還有最慘痛的一樁事，就是農村織土布和搖洋紗貧婦，早晨天還未明的時候，就因因否否嘶嘶嗟嗟的織布搖機，直到夜深人靜，點着半明半暗的油燈，努力繼續工作，甚至頭昏目眩，筋疲力倦而止。其勞作時間，幾乎延到十八小時左右；而所得的工資，不足一飽。因爲在這苦難工作中，所

賺來的工資，大概一重一重的被人剝奪。其故非它，實因農婦無力購辦布機或秣車，和洋紗原料，只得依着高利貸制，租一具機械，借一筆款子來工作賺錢；用高價購買洋紗，織那九寸闊的土布，搖那樸素的洋襪，自然不適應市場需要；則惟有求哀矜似的，以最賤價格出賣；除了高利貸的榨取外，所餘的錢，苟能買碗薄粥充饑，還算僥倖。

三，土豪劣紳，每以高壓手段，榨取農民之一家命脈所繫的血積。又有地痞的欺騙勒索；這都是農村破產的畸形原因，這都是摧殘公義，毀滅博愛的真確因子。何謂摧殘公義呢？因爲農民的財產，或爲祖父之遺傳，或爲一家人口，辛勤勞作之代價，國家對於農民，除法律規定之徵收捐稅外，不當以不公不義之種種苛稅暴捐，剝削農民以血汗代價之財產。蓋人民之正當資產，即受公義範圍之保障，自有享受之權利，褫奪此項權利，即爲摧殘公義之代名詞。須知國以民立，民以國護；民富即國富，民貧即國貧，民亡即國亡；褫奪人民資產權利，是亡民之本，即速促亡國之必原然因也。至若地主豪紳之重田租，高利貸，及種種欺騙勒索，亦是摧毀民生權利之一道；民既不聊生，惟有挺身走險，則危國甚矣。何謂毀滅博愛？蓋公義已

經摧殘，而博愛自無存在之餘地。所謂博愛云者，即政府力圖復興農村之衰落，脫免農婦村女為辛苦之操作；一切繁重之捐稅，與夫土豪劣紳，種種榨取，不特當豁免取締，還當提倡造福農民之工廠職業，及舉凡利益民生之合作社；而地方之殷富縉紳，尤其是資本家者，不宜以守錢奴自豪，惟須除家庭日常之應用，及門楣之正當排場所需之外，所有餘資，均當周濟貧民；而周濟之方，不外在社會上建設慈善事業，如醫院，孤兒院，養老院，療養院，創立貧民學校，設立貧民工廠等。今日社會慈善事業之建設，大都由教會開辦；地方殷戶自辦之好生事業，則鳳毛麟角，並帶着幾分營利性質，誠為國家前途的隱憂。例如吾國銀行界，深鑒工商之不振，以農村破產為其最大原因，以金融集中於都市，無法運用，坐耗利息，終非善策，乃思投資於農村，挽救農村之凋弊，而開都市游資之尾閥，於是合作之種種名目組織，轟轟烈烈，極盛一時。一般農民，認合作社為農村衰落破產之惟一救星，便熱烈地擁護。然而為時不久，便告停歇，演成失敗事實。這並非無故，一，因金融界之向農村投資，為救濟農村經濟之崩潰，陰則以營利為目的。既以營利為目的，則不得不高其利

率，短其期限，一個慈善性質底事業，為謀利底本色，沒有不告失敗的。二，一般土豪劣紳見合作社之有奇貨可居，便皆附驥似的，參加合作；利用銀行及借貸所的放款，竭力收吸，而以倍蓰利息，轉借於農民，為吮乾農民的脂膏。故合作社之最後成績，就是高利貸之變象。

故欲挽救農村的破產，振興農村的經濟，惟有獨一的辦法，就是「犧牲自己的利益，單謀大眾的幸福。」實言之，即所謂博愛是也。這個博愛，獨能實行於天主教，蓋惟有天主教，涵容博愛精神之特徵。因為，一，天主教實行「四海之人皆兄弟」之主義。二，公教人服務的希望，是身後的永福，不是現世的暫樂。三，公教人服務的酬勞，是死後帶得去的功勞，不是帶不去的金銀。四，公教人服務的精神，是犧牲性命財產，父母親戚。只要看看在公教所創辦的醫院，服事病人的白帽姆姆，就可明瞭公教人服務的全副精神了。即或尚有懷疑，再請翔實調查各國之公教人員，在社會慈善事業上，所有一切服務之情形真相，則胸襟之疑團，必然煙消雲化了。

顧從破壞公義與博愛所產生之經濟恐慌，衰落，破產，不特影響於農民階級，而又影響於勞動階級。今日社會

之勞働階級，與資本階級，繼續不斷的鬥爭之原因，是由經濟權利之被侵略所發生，這就是破壞公義博愛之最後因果。蓋社會大量的財資，悉由少數的資本家所操縱；富者錦衣玉食，任意揮霍，貧者短褐不完，饑不繼飧，一富一貧，天淵懸殊，而大資本家，挾其資金宏富，建築大規模的工廠，以壟斷金融。於是作威作福，左右逢源；對待工人多肆殘虐，譬如訂定不公義不道德的條件；折扣工人薪資，強迫工人退職；不允工人要求合理的加資，延長勞作時間；意謂工人非我無以為，非我無以生，則其牝糠公義，鴛狗博愛，可謂至矣。勞動階級，意謂權利之被人剝削，為自衛計，遂聚眾挾勢，實行罷工，圍攻主人私宅，搗毀廠中機械，甚至隱害廠主，暗殺工頭，釀成暴動之種種不法行為。於是打倒資本家的口號，甚囂塵上，運動社會經濟的革命，這又是大違公義與博愛之對象，造出無數的失業遊民，深害社會的治安。同時一般理想家，出而調停雙方之爭執，貢獻種種所謂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這些調停的貢獻：可謂抱薪救火，變本加厲，愈亂社會經濟之和平，而公義與博愛，早已掃地滅迹矣。試看下邊的話，便可知曉。

六

一，據自由主義之立說，即實行這「任其所為，任其去就：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的標語，就是，一：任憑各人企業的選擇，舍就，政府不當干涉，及限制；因為人民都有享受自由平等的權利，趨利避害，人性使然；資本家需用工人，則僱之，不需則去之。工人之於工約亦然，有利焉，則趨之，有害焉，則舍之，雙方在法律上，共享自由平等。二：個人經濟之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提；個人之利益幸福，即社會利益幸福的先容；所以欲個人企業之發展，必先有集中資本之必要。三，工人依趨利避害之原則，在廠中服務，都是自願的；所以接受勞資的契約，亦是情願的，故無所謂勞動問題之存在。

這種似是而非的滑稽學說，只可朦朧愚者，不能縈惑明哲之鑒觀，更不能避免聖教之指責；其受聖教指責之觀點，一：大傷公義。良十三世教宗曰：「勞力乃為人生活之方法，依此點而言，其當得之工資，當視其生活之所需，生活不特是糊口已也，尤當顧其靈性方面，又工人而為

一家之主，亦當兼顧其妻子兒女，設工資過於低微，致工人不能滿足其生活之需要，此與公義有所欠缺，且知之而故爲之，自更有慚於心矣。」又曰：「……工資亦宜公道，

……富商及廠主須切記不忘，爲貪圖本身之利益，而壓迫困阨之窮民，雖目覩饑寒之苦況，又用以肥己而苛求，是神律所不容，性律亦所不許者也。」然則資本家——廠主，以苛刻之條件，以過於低微之工資，使工人不能贍養家庭者；以過長之工作時間，使工人無力勝任，致遭疾病死亡之憂，豈非大傷公義耶？資本家曰：工人對於本廠所訂勞工契約之接受，是出於情願，絕無強迫之可言；其有利者趨之，其不利者舍之，完全憑聽工人之自由權。斯言吾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情願意義，當有兩種見解。一，是出於心甘的情願，如父母爲扶養兒女，甘受精神，物質之痛苦。又如工人，因主人酬以高格之工資，甘受本職之辛勞。二，是出於不得已之情願，如毒蛇蝎臂，非斷臂無以保命，則情願任人斷割，這樣乃由環境強榨出來的，不得已的，是無它辦法的。今廠主以賤資的工約，雇工人的勞作，工人受自身及其家庭之經濟壓迫，情願接受賤資工約，這就是不得已的情願；而廠主明知工人處境的困難，以

低賤的工資，調換其勞力，從中取其餘利，是何異盜人之財？其大傷公義也明矣。

或曰：公義所要求的，即限於勞働個人生活的工資，使工人有所糊口，避免凍餒而已。至於贍家之工資，當不在公義之內，其與廠主無涉焉。答曰，公義有兩方面的觀察，一是嚴格的，一是合法的。嚴格的公義，若不履行之，必有罪，當有補償之責任。合法的公義，是宜於義之謂，若不履行之，未傷於義也。對於這兩觀點，公教學者，固不一致，然赫赫有名之神學大家，如范美宜：Vermeersch: S. de iustitia及諾爾定等司鐸：J. Noldin: de Praeceptis 均謂贍家工資，是關係嚴格的公義；其所持理由，極其明確，極有價值，大意謂天主造人，要人繁殖其類。男娶女嫁，組織家庭，乃是傳類方法。既組家庭，當養活家庭，養活家庭，當有養活家庭的方法。蓋欲達到宗向，必當有達到宗向的方法；天主既與人以宗向，亦當與人以方法，若僅與人以當達的宗向，而不與人以當達宗向的方法，則天主爲不智不義矣。顧天主與人的方法，就是從人性而來的能力，即所謂勞働是也。人藉此力，可以工作以求生活；且惟有此能力，爲天主與人以求生活之方法。